

我想我大概是爱上了咸宁

■闫文军

我想我大概是爱上了湖北,爱上了咸宁,爱上了这里的烟雨朦胧,爱上了这里的草木葱茏,爱上了这里的巷陌静谧,爱上了这里的烟火从容。

咸宁地处长江之南,境内山水相连。樟树四季常青,桂花满城飘香。潜山在云雾缭绕中仙气缥缈,淦河在水汽氤氲中滋润心田。这里的气温适中,很少上冻,这里的云朵掉下来就是雨,这里的路面很少扬尘,路边的石板总有青苔。这里的草木遇水就长,这里的花卉不挑土壤。

从外面回来的路上,看到沿河的柳树已经开始变换颜色,没有掉光的黄叶,开始泛绿的枝条,随风摆动的身姿,突然间想起了一个很是文学的词汇“柳叶吊梢眉”,也不知为啥,当时的我觉得这个词很生活,也很具象。

依稀记得正月初六就要立春,就要进入六九,而人类浑身上下所有的毛孔都还处于寒冬的记忆之中。江南民谚“五九六九,河畔看柳”,去年适逢暖冬,柳树的急不可耐也是情有可原。和柳树一样性急的还有玉兰的花苞,个个都像蘸饱了墨汁的狼毫,鼓着腮帮子,攒着一股子劲,单等那个合适的时机开口笑春。

要说江南人幸福,我还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。河边的腊梅开得正香,一树金

黄,开满枝杈;朵朵喜兴,明黄似金;不惟漂亮,还喷香扑鼻。红梅花期较晚,大多含苞待放,不过那一树的花蕾密密匝匝,鲜艳夺目。偶尔向阳的枝头会有一两朵粉嫩绽放,煞是吸睛,只是芳香稍逊黄梅。白梅向来都是素净立身,淡雅著称,我在河畔找了许久,愣是无缘一睹芳容。有时候我也怪自己孤陋寡闻,对于梅花家族那么多成员竟然了解甚少,至今还不清楚白梅、素梅、雪梅到底是不是一家人。

淦河水依旧是那么清澈澄碧,云层和楼宇倒映在河水中央,给人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。这种幻觉让人久立河边不忍离去,脑海里不时在自我追问,这幻象到底是水中云霓,还是星际天河。淦河被奉为咸宁人的母亲河,本地人说他们的城市也因这蜿蜒曲折的河道而身段柔媚,像极了江南仕女。

穿城而过的河堤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,也大不同于上游的山峦迂回和下游的河汊曲折。我们沿河所见,都是城市规划者人工雕琢的成果。腰身紧束的河道,中央凸起的怪石,两岸挺拔的大树和密布其间的灌木,沿河的马路比较喧嚣,亲水的步道更适合探幽。水鸟的个头比北方的要小,但是数量却不失蔚然大观。

河滩上枯萎的芦荻依然在风中瑟瑟发

抖,执着地守望着深秋的回眸和过往的繁华。岸坡上时而也能看见一种本地人称之为芭茅的野草,网上查证,这竟然就是楚国进贡周天子的包茅。据说当年王室专门用来煮酒,如今遍地都是,也没人收拾。

我说南方人是幸福的,并非一点嫉妒心没有,毕竟此时的黄河流域还是天寒地冻,白雪皑皑的深冬。而我一个人奢侈地在雨幕中的淦河遛早,贪婪地呼吸着这里清新湿润的空气,在这种仙来了都不想走的小城过年。我甚至会觉得这种幸福有点突然,有点短暂,有点来不及收藏,而又没办法带走。

本地人是否作如是想,我并不知道,也没法强求。晨起走在这静静流淌的河边,总觉得有看不够的水天一色,青簪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我总觉得有看不透的神秘莫测,泉水汨汨仙气绕,群山默默风骨傲。我总觉得有看不厌的光影变幻,塔影倒映水晶宫,霓虹两岸照陆离。我总觉得有看不烦的鄂南风情和荆楚文化,藕炖排骨吃万家,菜薹两盘是精华。

我想我大概是真的爱上了这江南水乡的一隅,这人间清欢的日常,这以桂花驰名江南的香城和以暖池享誉华中的泉都。咸宁也叫永安,确实是个好地方,自古地如其名——人称万国咸宁。

春雨挂枝头

■镇九州

春雨轻轻地飘洒,像是天空垂下的细密丝线,温柔地挂在枝头。

树枝在雨中微微颤动,仿佛在低语,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那些晶莹的雨珠,有的静静地悬在叶尖,像五线谱上的音符;有的顺着叶脉缓缓滑下,像是时间的脚步,悄无声息地融入泥土。

我站在窗前,望着外面的世界。雨中的一切显得格外宁静,连空气都变得湿润而清新。远处的山峦被雨雾笼罩,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朦胧的水墨画。近处的树木,经过雨水的洗礼,叶子更加翠绿,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呼吸,都在享受这春雨的滋润。

一只小鸟飞过,停在枝头,抖了抖羽毛,溅起几滴雨珠。它似乎并不在意这细

雨,反而显得格外欢快。或许,对它来说,这春雨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生命的源泉。它轻轻啄了啄羽毛,又振翅飞走,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,回荡在雨中的空气里。

我走出屋子,踏着湿润的小径,感受着春雨的温柔。雨丝拂过脸庞,凉凉的,带着一丝甜意。脚下的泥土松软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小草从泥土中探出头来,嫩绿的叶片上沾满了水珠,像是戴上了晶莹的项链。每一滴雨珠都映照着天空的光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装进了这小小的水滴里。

春雨挂枝头,不仅挂在了树枝上,也挂在了我的心里。它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,那时候,我也曾在春雨中奔跑,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。如今,岁月流逝,但

春雨依旧,它带来的不仅是湿润,还有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。

雨渐渐小了,天空开始放晴。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湿润的大地上,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枝头的雨珠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微光,仿佛一颗颗小小的钻石。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,仿佛春雨洗净了尘埃,带来了新的希望。

春雨挂枝头,是大自然的诗篇,是生命的赞歌。它让我感受到,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春天的气息永远那么清新,那么动人。每一滴雨珠,都是大自然的馈赠,每一片叶子,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力量。

春雨轻轻地飘洒,我仿佛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,轻柔而坚定,像是大地的心跳。

玉兰花开

■周遂成

三月的江南,仍是春寒料峭,残雪未消时,玉兰花不惧寒意,在春风中,悄然率先绽放。那光秃秃的枝头上开满了亭亭玉立,绰约风姿的粉白花朵,用点点云英刺破灰暗,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

玉兰花,又名望春花。她俏立枝头,含羞等待,那柔情似水的情怀,有谁能懂呢?初春的寒凉,百花未蕾,万物刚苏,只有她漾漾生姿,玉妆清辉,温暖着料峭的初春。她多想春风能早点吹来,绿满山川大地,那时草青了,树绿了,百花也开了,一切都充满了生机,蓬勃,盎然。她知道,一花独放不是春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于是,她羞面含情地暗暗约会东风,让他早点返回人间,绿满枝头。因此,人们看见枝头玉兰花开,春天也就很快要来了。

我乡下老家房前有两棵玉兰花,六七米高,每当盛开时节,开门望去,洁白一片,仿若水上清莲,朵朵绽倚枝头。她们清新脱俗,芳雅玉晶,如仙子般灵动,如云鹤般飘逸,不妖娆,不艳丽,淡洁温婉,娴熟谧静。微风吹过,树枝摇曳,玉兰花像停歇的白蝴蝶翩翩起舞,轻盈亮丽,又惊若飞鸿,曼妙惊绝。

净若清荷尘不染,色如白云美若仙。玉兰花美丽高贵,芳雅不染纤尘,晶莹剔透,玉骨冰心,是身着旗袍的江南女子,优

雅地从古老的小巷款步而来,轻细碎的步子轻柔地醉了一地风情,温润馨香,淡定清雅。那娇嫩、那纯洁、那娴静、那温柔,似如不食人间烟火的凌波仙子,衣袂飘飘,美轮美奂。

玉兰花,是春的使者,她既不像玫瑰那样红艳,也不像万寿菊那么苍黄。她独有风姿,倾慕骚人墨客。明代睦石在《玉兰》诗中这样写道:霓裳片片晚妆新,束素亭亭玉殿春。说玉兰花片片飘拂轻柔的花瓣,犹如晚宴新绘的妆,直挺细柔的枝干犹如女子纤细的腰肢,使得宫殿里春意盎然。同是明代的文征明《咏玉兰》诗里写道: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。说玉兰花洁白优雅,仿佛绰约多姿的美人刚刚妆点过雪白的面容,焕发着美玉一般的辉光。远看时,满树的花朵仿佛无数穿着素衣的美人,聚集起来像雪花一样轻盈起舞,美不胜收。

每一季玉兰花开,都是我开心的日子。我喜欢玉兰花,是因为她的圣洁,典雅,简直就是一树的古典音乐,荡涤人的魂魄。她朴实自然,不用绿叶衬托,无意与群芳争艳,不惹蜂蝶狂舞,只占有春天的一角,虽然还有数缕寒风,甚至可以被寒风摧残,但是她毫不畏惧,高昂着头,不张扬,不喧闹,寂寞而孤傲地向人间吐露着芬芳。

每年春天来临,我除了观赏自家门前的玉兰花开,还要去公园里、山村田头地边,去观赏玉兰花,举起手机留靓影,盈盈笑脸映奇葩,一一将她们尽收镜头。只要有玉兰花开的地方,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像心中难以割舍的恋人。

近几年,孟春二月,特别喜欢搭班车坐公交去温泉岔路口,观赏街道两旁近百株或含苞或怒放的玉兰花,粉红色粉白色的花朵,散发着清新气息,为人间铺展第一抹亮色,让市民们心生喜欢。玉兰花在蓝色天幕、黛瓦白墙、红色串灯的映衬下,看上去素净温婉,娇羞可人。她们伫立街道两侧,迎朝阳,送日暮,如老友般默默关照着身边古巷人家的烟火岁月。她是大自然的闹钟,她提醒万物,春天已至,向人间展示着春天的美丽与活力。每年花开,这里总会吸引着市民前来闻香赏花,淡淡的香气幽幽弥漫于大街小巷,钻入每一个赏花人的心中。玉兰花盛开的地方,便是一幅流动的画,一首无声的诗,洋溢着一派诗情和画意。

或许生活就该像玉兰花一样,静依着岁月的韵脚,兀自绽放,将自己的影子映入春天,那样安静,又顾盼生辉。带着那不变的期许,走进春天的梦里,温暖着每一双渴望的眸子,芳香着每一个平凡而又忙碌的人生。

太阳山春行

■陈华国

暮色四合时,我站在太阳山顶。落日正悬远峰之上,天边云烧成橘红,群山披上一层深紫。杉林梢头留着最后一抹金光,瀑布溅起的水花亮得晃眼。偶尔樱花瓣飘过,与漫天霞光一同落进黄昏里。

露营选在朝南缓坡,地势平缓,避得开北风,视野开阔,西边落日景象尽收眼底。坡下不远,银龙瀑跌落成溪,水声淙淙。手脚麻利地支起帐篷,用石头压实边角。天色暗得飞快,余晖迅速褪尽,紫与深蓝接管山峦。寒意骤浓,赶忙在避风石窝边拢起一小堆火。遍地枯枝败叶,火苗裹着青烟窜起,舔舐锅底。火光跳跃,映亮旁边墨绿杉林的树干,树梢高处已没入暮色。篝火噼啪作响,混着远处瀑布低沉的轰鸣。山里的夜,静得能听见心跳。

山里寒气袭来,我裹紧睡袋,迷迷糊糊挨到天边透出灰白,索性钻了出来。篝火早已熄灭,只剩一堆暗红灰烬,倔强地冒着几缕白气。东面山脊线亮起来,是冷冷的青灰色。四周还沉在暗蓝里,山谷像盛满浓墨。耐心等待,青灰渐渐变淡,染上一道极淡的金边,如同最细的笔描过。接着山脊后猛地迸出金红金红的太阳,不像傍晚那般沉重,而是利落地上腾跃,眨眼间探出小半个熔金似的头颅。金光泼泻下来,墨绿杉林最先被点亮,针叶尖上露珠瞬间化作无数细小水晶,闪闪发亮。

翠蓝晨雾如烟如缕,弥漫层峦叠嶂之间。山色在熹微中渐次分明,春意镶嵌林缘,斑斓如锦。杂木列队相迎,引人向上,步履轻盈,尘嚣仿佛瞬间遁远。杉树挺拔如绿色宝塔,枝叶浓密,遮蔽天光,以坚韧之姿争夺每一缕阳光,每一滴雨露,即便枯死,躯干依旧傲然挺立,直至腐朽。阳光穿透间隙,洒下金色光柱,刺破林间幽谧。脚下厚落叶沙沙作响,似大地低语。裂开树皮裸露坚实树芯,折损枝干历经风霜雨雪而顽强不改。踏过枯枝败叶,仿佛与历史对话,感受从幼至暮的轮回,体味生命的壮丽、坚韧与苍凉。

雾霭深处,安平古寺静立。历经数百年风雨,默然于时光长河。古朴殿宇透着肃穆庄严,不只在一砖一瓦,更融入穿堂风与落叶的低语。相传刘伯温晚年隐遁于此,最终在寺中离世。真伪虽难考,却为古寺笼上一层神秘面纱。神龛下石缸上,“安平古刹,刘基故址”的刻字,皆是时光印记,无声诉说悠远传奇。古寺与自然浑然一体,春来花香袅袅,夏至浓荫匝地,秋临红叶似火,冬降白雪皑皑,如徐徐展开长卷。时光仿佛在此凝滞,心灵得以沉潜,历史沧桑与自然宁和交织成一曲永恒梵音。

樱花如霞,花瓣在微风中轻盈飘舞,宛若云霞落入凡尘。蹲身细赏,花瓣底部缀着紫色斑点,尖梢紫红,渐次晕染成柔粉。阳光轻抚,花瓣似白似粉,微风过处,落英缤纷。人在其中,沉醉不知归路。

暮色渐浓,西天上演辉煌落幕。浑圆落日沉甸甸悬于山脊,光芒收敛,凝作熔炉里淬炼出的赤金,边缘流淌熔岩般的光晕。脚下山谷里,阴影如墨汁汇聚蔓延,无声吞噬白昼光亮。万籁渐寂,唯余瀑布轰鸣,仿佛大地低沉叹息,在渐浓暮色里愈显悠长。最后一缕天光在山脊上挣扎了一下,倏然隐没。群山剪影凝固在深蓝天幕,峰峦褶皱间,疏落灯火悄然亮起。

天色渐沉,光影流转,太阳山依然静默如谜。风掠过耳畔,仿佛在低语。明日依旧,山河依旧。